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九

舟之僑奔晉

閔二年，號公敗犬戎於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舟之僑為我右。夏四月，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舟之僑先歸。秋七月，振旅，以入于晉，殺舟之僑以徇。

天下之理有深可怪者，倒挽九牛而不能舉，秋毫吁可怪也。洞視百里而不能見，岱華吁可怪也。高脫亂世之禍而不能免，治世之誅吁可怪也。舟之僑當號公有功之時，獨先見其敗亡之釁，幡然適晉，遂免於禍，可謂智矣。其後城濮之役，為晉文公之戎右，叛官離次，棄衆而歸，晉文誅之以徇於國。智於前，愚於後，何耶？號公之禍，智者或不能預知，至若晉文之法，則雖庸人知其不可犯也。舟之僑能知智者之所疑，而不能知庸人之所畏，其理果安在歟？蓋恃智與恃功等耳。

號公之亡恃其功也舟之僑之死恃其智也舟之僑既料號公之亡
 遂伐其智自謂人莫我若舉措任情猖狂妄行蹈於大戮彼恃其功
 此恃其智其得禍實出一轍亦何暇相是非哉渭汭之捷號公方自
 喜其師之勝而不知亡國之機已藏於一勝之中矣信五年晉侯復
假道於虞以伐
魏冬十二月丙 號公之亡舟之僑方自喜其言之驗而不知殺身之
 機已藏於一驗之中矣其福也所以為禍也其智也所以為愚也號
 公以福召禍舟之僑以智召愚使號公無功之可矜舟之僑無智之
 可負則國不喪而身不殞矣先王功恥天下而自處於匹夫匹婦之後非欲自
 自抑也所以居其功也智恥天下而自處於匹夫匹婦之後非欲自
 晦也所以居其智也項梁勝秦而驕宋義料其必敗不旋踵而梁果
 覆其軍焉當是時宋義之名蓋楚國懷王竒其智位之以上將兵未
 叩秦酣宴驕縱竟斃於項籍之手項梁使羽再破秦軍羽等輕秦有
驕色宋義諫梁不聽乃使宋義於

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
軍必敗公徐行即免秦果悉起兵擊楚大破之梁聚高陵君見懷王
曰宋義論武信君軍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
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悅之因以為上將軍至安陽羽謂宋義曰
秦軍圍趙王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必矣義曰夫搏
牛之蟲不可以破蝨今秦攻趙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
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曰不如先關秦趙夫被堅銳
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羽晨朝即其帳斬義頭 項梁之亡即
 號公之亡也宋義之死即舟之僑之死也凡人之相非未始有極號
 公之勝舟之僑在其傍而議之回視僑之傍已有議之者矣項梁之
 僑宋義在其傍而議之回視義之傍已有議之者矣我方憂人而不
 知人已憂我我方料人而不知人已料我是殆可長太息也噫舟之
 僑宋義之失今世皆能議之矣議二子之失者亦安知果無人復議
 其傍耶

衛懿公好鶴

閱二年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
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

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資國擇利而為之及戰
 衛師敗績遂城衛禧公二年齊桓公封衛於楚立
 (主意)衛懿公以好鶴之故國城身死人皆笑之殊不知後世
 尊用高談闊論之士無適於用而卒亡其國無異於懿公之
 鶴者幾希矣豈獨
 懿公為可笑哉

衛懿公以鶴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及狄人之難玩一禽之微而失一

國之心國人皆曰使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誰不笑之吾以為懿

公未易輕也反說世徒見丹其顛素其羽鶴有朱頂白羽二足而六翮者謂

之鶴耳此懿公所好之鶴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致而實無所有者如下

之類引四事外貌雖人之形其中亦何以異於鶴哉其不適於用均也纓

下之盛列第相望史記文宣王喜文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

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大冠長劍褒衣博帶服飾之盛談天雕龍

之辨蓬起泉湧辨說之高禹行舜移者步趨之雅有相摩於道濟輩之多然揮筋之

難齊潛王為倬齒所殺見戰國策松柏之囚秦兵擊齊齊王建聽相后勝計以兵降秦二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齊人怨王

建聽如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柏間也曾無窺左足而先應

者搜下之士是亦懿公之鶴也此浮華之士無益人國者一也鴻都之與鳥跡虫篆

自術鬻者日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漢靈帝好文

能為文付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生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如

引召遂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皆出為刺史

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於列焉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其後賊張角起

間天下響應未聞有畫半策杖一戈佐國家之急鴻都諸生無赴難者是亦懿

公之鶴也此浮華之士無益人國者二也永嘉之季永嘉晉年號清言者滿朝士大夫皆

一觴一詠飲酒詩傲睨萬物傲睨不顧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形容清

神峯雋拔言其高也珠璧相照言其清也而五胡之亂其時五胡屠之不啻机

上肉此曹往往有是亦懿公之鶴也此浮華之士無益人國者三也普通之際普通

號帝年朝談釋而暮言老崇尚佛者之學環坐聽講講誦佛送問更難問難佛

國殆成俗夫庶民習尚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侯景之叛圍武帝於臺城士大夫

習於驕情至不能跨馬平時不習武備束手就戮莫敢枝梧無能為武帝是

亦懿公之鶴也此淳華之士無益人國者四也是數國者文四事平居暇日所專用

之人齊之穆下漢之鴻都玩其辭藻則有可喜之文望其威儀則有可敬之貌接其

議論則有可聽之言揖其風度則有可觀之美可嘉可仰可以嘉尚可慕可親可以敬慕

可以親炙卒然臨之以患難一旦有意則異於懿公之鶴者幾希其技能一無所

施與懿公之鶴一也豈可獨輕懿公之鶴哉應前懿公所用非所養緩急所用之人非平

時之所養平日所養之人使親者處其安親者謂平而使疎者受其害時所養者

者處其危則疎者怒而使貴者受其利貴者謂平而使賤者受其害時所養者

則賤者怒而不為吾用矣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所養之人無異懿公之鶴

吾又有所深感焉結尾處鶴乘軒立論鶴之為禽凡鳥載於易易中字卦九二

陰其子播於詩九臯聲聞于大雜出於詩人墨客之談麟解文法

其為人之所貴重非凡禽比也人無不貴公乘之以軒軒大夫而

與國疾之於是可貴重之禽而人皆惡之視猶鴟梟然視鴟如惡禽之可憎豈人之憎愛遽變

於前耶設問前日人同愛之罪在於處其非據而已斷云懿公不合

乘之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正是此意以鶴之素為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為人疾惡如

此下轉意苟他禽而處非其據地禽謂素不為人所貴則人疾惡之者

復如何耶想人之惡人若善若惡懿公之鶴矣吾於是乎有感一段首尾相應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氏

閔五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

宗廟社稷之粢盛以朝父視君膳者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

旅非太子之事也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其舍之公曰

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

乎對曰教之以臨民授之以軍旅不共是俱何故廢乎且子

懼不孝無懼不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國語公之

憂曰施通於驪姬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

申生既而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占奚齊矣吾

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子為我具時羊之享吾以從之飲酒驪

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歌曰瑕豫之吾吾

不知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樂死可未

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死乎驪姬笑齊也

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素枯乎齊姜申生也里克夜半召優施曰曩有言獻手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將成矣里克曰吾秉君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里克稱疾不朝三

會難

乃臣
(主意)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可素善外父子之間至於驪姬欲殺太子而立奚齊里克猶以中立為說必不善外邪正之間蓋里克徒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之間不當兩立也

物之相資者不可相無物之相害者不可相有兩不可相無則不得

不合謂父子兩不可相有則不得不爭謂邪正合之者欲其兩全也爭之

者欲其一勝也將全其兩勿偏於一將勝其一勿分於兩心不可偏

故調和於兩間者謂之智取里克調和於獻公申生之間故釋之曰智心不可分故依違

於兩間者謂之姦取里克中立於申生驪姬之事故斷之曰姦蓋兩者並立如父子之類然後

有兩者之間欲可立於兩者之中兩者既不並立正不勝邪則邪必勝正指何地而為兩

者之間哉指形里克中立之謬彼未嘗有間而我乃欲處其間是知依違者非

姦也愚也父不可無子子不可無父非所謂相資而不可相無者耶

為父而傾子險也為子而傾父逆也故君子處父子之間必以兩全

為本至於邪之與正則相害而不可相有有正則無邪有邪則無正

安得有所謂邪正之間哉將為君子耶盍主其正將為小人耶盍主

其邪此君子斷然而欲其一勝也當兩全而欲使一勝則其一終不

能獨勝當一勝而欲使兩全則其兩必不能俱全亦審之而已矣醫

之於疾譬如醫者治病未嘗偏助一藏之氣人有五藏以應五行使之獨勝

競競然導養均調俱不相傷然後止至於治癰疽此血氣疑滯之疾發於皮膚曰癰發

於骨肉則潰肌流血無所變盡去其毒以除病根豈非身與癰疽決不可兩全

耶其視五藏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處父子之法當如此其視癰疽則若

讐敵惟恐有毫髮之存處邪正之法當如此是非前怯而後勇也怯於平五臟勇於治癰疽

疾變則術變也以喻里克執前術而不知變也况當國家危疑之時指晉事其可一

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也耶責里是知立乎父子之間合和而使之

兩全當用醫者謂柔者可能也柔者則能合和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之

一勝常用醫者治剛者可能也剛者則能別白然用其柔於邪正之間當剛而柔

則懦而召姦如里克是也用其剛則父子之間當柔而剛則激而生禍後世謀

等事激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亂不旋踵自非權移於銖兩眇忽之中

機轉於俯仰笑頰之際孰能不差毫釐而謬千里哉用剛用柔不可不審宜里

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一篇主意在此晉獻公將廢太子申生入本題事先遣

之伐東山里克進而見獻公則諫以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適音的

未嫡長子當嗣為君者也帥師未統兵征伐也退而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見題無懼弗

得立告父以慈欲獻公殺其子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者至矣其後驪姬

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言動之克猶用前術而

不知變乃曰吾秉君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

乎驪姬得其中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

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鬪

獸不容蹄驪姬申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勢已新而方守其舊勢

已改而方守其初用前術應後勢克之所以敗也吾嘗論里克之為

人長於柔而短於剛故能從容彌縫於無事之時而不能奮厲感慨

於有事之日前所以中節者適遇其所長而已後所以失節者適遇

其所短而已使克幸而早死不及見驪姬之釁成則其短終不露世

亦豈敢少訾之哉雖然人心不可兩用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者惟

恐其有向背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向背之不明也所以處獻公申生

之間惟恐其有厚薄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厚薄之不分也克之處此

難矣哉曰是不難譽親而詈讐同一舌也揖客而擊賊同一臂也豈

聞其相奪哉大學之說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

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上下左右之間皆欲兩全而不傷何其恕也至其論小人大學論云小人則不與共則以謂仁人放流之者小人則不與共其怒也怨非所以待小人也嗚呼昔之達者蓋知之矣此理而里

齊侯伐曹遷邢封衛

閱二年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攻成曹
衛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
志亡○諸侯救邢衛元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
城楚丘衛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

主意齊威公為霸王坐視邢肅之威亡至二年之後而始救
之者蓋霸者之心喜於得名故養其亂所以張其功張其功
所以隆
其名也

王者之所憂伯者之所喜也憂喜二字便見伯者之所喜王者之所

憂也王者憂名伯者喜名三句是一篇主意名胡為而可憂耶此下

者憂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桀暴而湯放之名始著不經紂之惡民不知

有武王齊人伐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

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

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

益深如火益熱亦暉之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而謂將謀救燕宣王

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漢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墾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

悅書曰僕我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發堯時虞舜時無害可除無

害紂之無功可見罪之功湯自湯武自武民自民交相忘於無事之

域無名則聖人之志願得矣正欲如此功因亂而立有桀紂之亂而

名因功而生有吊伐之功而後夫豈吾本心耶王者所是故雲霓之

望孟子曰湯一征自葛始民非湯之盛也如此乃湯之不幸也不

幸

有樂壺漿之迎孟子曰東征獲士女其小非武王之盛也武王不

乃武王之不幸也不幸有伯者之心異是矣引人本題言伯者凡王

者之所謂不幸乃伯者之所謂大幸也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以見為

伯者恐天下之無亂以亂不極則功不大而功因亂功不大則名不

高名因功將隆其名所以喜名必張其功欲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

欲亂之極養亂二狄以閔之元年伐邢見本其後二年而齊始遷

邢于夷儀事在僖狄以閔之二年滅衛見本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

于楚丘事在僖齊威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總二事所

以養其亂也應前養亂字齊威之心此下發明伯以為當二國之始

受兵初伐吾亟攘夷狄而却之隨即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

無甚高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三句皆刑容

高之意曷足以取威定伯哉如此則不足以取先飢而後食之則其食

美飢者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渴者注飲今吾坐養

其亂應前待其社稷已頽頽崩都邑已傾傾壞屠戮以酷酷慘流亡

已眾衆多也然後徐起而收之警則飲之於危危顛頽之

中置於豐樂平泰之地警則飲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國已

復邢衛之民無身而有身也身已死深仁重施如此則齊威仁殆將

淺九淵而輕九鼎矣淺與深對輕與重對言仁深而九所為淺施重

名九鼎禹所故其功名震越光耀應前功之高赫然為五伯首自入春

威始伯孟子曰向使絕之於萌芽二國始亂則名安得如是之著耶

則齊威安得此盛名也嗚呼此下深貴齊威邢衛之難曰君曰卿

曰士曰民無貴無賤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言被殺苟仁人視之

奔走拯救不能一朝居也何持二今齊威徒欲成區區之名難其喜

安視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耶與仁人之亂而欲張

亂

亂

吾之惠多寇之虐而欲明吾之勲文字中有此等句法最為警速是以萬人之命而

易一身之名也痛快喜名之弊一至於此是誠何心哉不仁之甚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弘孟子語救結其存理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人心皆有此人之心故也此人之真心

也仁人心正故曰真真心一發森不可禦自然之心故不可遏豈暇討其餘哉非為內交要譽

而全之其功深正如其聲有人於此承上文入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

井而全之其功深正如其聲有人於此承上文入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

而救之正如其聲有人於此承上文入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

而發父母鄉鄰必以為過人之行因孟子所謂要譽義槩凜凜傾動閭

里正如齊威功名震越光耀回顧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再一父母不謝無再生

鄉鄰不稱無過人之行若大不侔彼有名然則為孺子計者孺子以寧遇

前一人耶未入井而救者空遇後一人耶已入井而救者噫此王伯之辨也語

衛文公大布之衣

閱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

敬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手乃三百乘

趙宣子為國政文六年趙宣子為國政制事典止法罪辟獄

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晉悼公即位成十八年晉

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遠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晉悼公即位成十八年晉

隱薄賦歛宥罪矣節器用時用民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

孝弟使士溼濁為太傅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

士為之法年糾御戒技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實為右司

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

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擇過冠為

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

六駟屬焉使訓群駟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

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

也霸晉侯謀所以息民襄元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

者蓋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

更實以特性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

而楚不能與爭楚為掩為司馬襄二十五年楚為掩為司馬子木

度山林鳩穀澤辨宗陵表淳鹵數疆濼規偃諸町京防牧隰
鼻并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車丘徒卒甲楛之數既成
以授子○平王封陳蔡復遷邑昭十三年平王封陳蔡復遷
邑致群賂施舍寬民宥罪舉

職召觀從王○子旗請伐吳昭十三年吳滅州來令尹子旗
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人民

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楚子使然丹屈
敗不可海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罷簡兵昭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
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救介持救災患宥孤

寡赦罪矣詰姦懲舉滯禮新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
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

用師○楚城州來昭十九年楚人城州來城尹戊曰楚人必
敗音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

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
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戊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

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
民人曰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將以天下之事而責之一人之身本數末度弛張廢置品叢自雜參

錯填溢非立談之間所能決也必精思熟慮用心而不知其幾然後

粗能通其本原博問廣詢閱人不知其幾然後粗能熟其利害歷歲

踰時費日不知其幾然後粗能成其紀綱法雖備矣未嘗試而驟欲

布之天下從歟違歟欣歟戚歟有效歟無效歟是皆未可前定也用

法者方且怵然疑慄然懼必待事果便國果治然後敢自守法未出

之前營度布置如彼其勞也法既出之後憂疑皇惑如此其危也嗚

呼難矣哉吾讀左氏至衛文公趙宣子晉悼公魏絳為掩之治國規

摹條畫巨細畢備確實切近可舉而行如入陶朱之室物物可以濟

貧如發倉公之笥物物可以伐病非為空言者也世之為治者與其

鑿空創意如其難易若取數公已成之法按而行之乎所以漫不

加省者特易之以為紙上語耳噫自衛文而至為掩其治法載在方

冊者雖止於數簡曾不知其經畫之初耗精弊神竭平生之力然後

僅能底於此也是數公平生之精力聚於數簡之間其可以紙上語

易之歟彼苦身而立其法於數千百載之前我安坐而得其法於數

千百載之後彼任其勞而遺我以其逸可謂幸之尤者也工之巧者不肯授人以其法琴之妙者不肯授人以其調固有服役終身而莫得其傳者矣使幸而得之其喜為如何其感為如何治國之法非一工一琴比也今數公治國之良法表裏纖悉左氏盡發其秘於書學者一開卷而盡得之反不知貴重豈不怪耶必嘗習畫然後知珍顧陸之圖必嘗習字然後知寶鍾王之帖持以示田舍翁則詆為敗素腐楮耳苟未嘗留意治體亦安知數公之遺法可貴哉或曰楚平王之始得國宥罪舉轍簡兵撫民其法與數公無異者然楚終不振是法不足以為治也曰使平王常守是法而楚終不振謂法不足為治可也其後官室無量民人日駭則既不能守是法矣然則楚之不振者非法之罪也廢法之罪也今日服參木明日服烏喙乃指參木之為殺人不可耶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

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不強諫且少長於君若雖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保於逆旅軫代鄭三門其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弊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冀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帥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 虢公敗戎于桑田 僖二年秋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而不撫其民矣 ○ 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 虢滅虢 虞 僖五年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尤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冬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矣

諫之用在於君未喻之前而不在於君已喻之後此人臣事君之常法也然君已喻而不諫其名一其實二已喻而不為耶是不待諫也已喻而不改耶是不當諫也既曰喻矣其猶不改何也怵其利而冒其害也人臣之極諫者吾聞其語矣曰是必姦是必詐是必危是必亡深切著明庶幾君之一悟耳今君已知其為姦詐已知其為危亡不勝其欲而直犯之反飾游辭而拒我又奚以諫為虞以貪虢以驕自取滅亡皆不足深論吾獨怪虞公拒宮之竒之諫其語太不切事情久而後悟虞公姑飾游辭以對宮之竒耳晉獻公戕害同宗滅霍滅魏不可以一二數皆置勿議請專以假道一事論之晉姬姓也虞姬姓也虢亦姬姓也晉加兵於虢而虞公乃語宮之竒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虞公雖昏未至於遽忘虢公之姓也其言果何謂耶蓋虞公心知晉非善意特怵於璧馬之利不能自制冒其害而為之若正

告人以真情曰吾甚愛璧馬不暇顧晉之詐則必為人所姍笑故枝辭曲說汎為悠悠之言苟以室宮之竒口而已其心豈以晉為誠不害同宗者哉竒遂謂虞公誠不知晉虢為同宗乃若教乳兒稚子者提其耳而誨之何其暗於事情也虞公亟欲絕竒之言以謂若與竒論人事則吾說有時而窮不若託之神怪推墮於混濛茫昧之中俾無所攷質於是又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亦特借神怪以拒竒初非真以為神可恃也竒復區區進其說贅矣大抵君未知其不然故當告之以不然君已知其不然復瀆告之不然無益也竒則忠矣然何補於成敗之數哉至於荀息以璧馬之微覆虞虢如反掌世皆以為智以吾觀之息亦未得為智也息之為晉謀一工而一拙息之料宮之竒一中而一失璧馬復歸而坐得兩國工矣驪姬申生之釁年近在肘腋曾不能謀拙孰大焉預料宮之竒雖諫將不聽固已竒

中若奇前後之諫蹇蹇不屈反謂其懦不能強諫非失耶彼料宮之
奇或中或失未足以為晉之存亡乃若拙於內難而不能謀此晉所
以國統屢絕而幾不血食也焉得智

齊寺人貂漏師

僖二年秋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貂立無虧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玄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伐齊立孝公僖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獻立孝公而還

所以吞聲而不敢較者蓋自悔其初約之謬也約字是一篇血脉

管仲始進說於威公此言立初盤遊縱佚之屬管仲曰不害伯

其深戒痛絕以為害霸者獨參用小人而已禁其君勿用小人此管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揚謂許君供樂有抑必有縱操己之權故

其得政之始首與齊公約約字一篇血脉中分齊國為二舉一國之樂皆歸

君謂盤遊縱佚之類皆不能害霸舉一國之權皆歸我謂參用小我最害伯我與君以樂君與

我以權以是樂而市是權市謂賣也兩相貿易尤市井之交易要約既定各守封

疆截然如胡越之不可相犯自今日以後仲苟進苦言以阻威公之

樂耶則仲為負威公負以樂與君之約威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耶則威

公為負管仲負以權與仲之約其所以得君專持權又成功偉者孟子道曾西之言曰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恃此約也故成此功夫

彼所謂寺人貂者寺人內宮貂其名也此即豎刀苟崇臺榭以奉游觀有木盛狗

羊鼻青生更矣

馬以供侈聲色耳目以奉威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管仲素約

本乃侍寵于政寵于國之政漏泄軍事威公會諸侯于多魚則政犯

仲之約矣管仲素約不許參用兵事尚神密泄他人之軍事猶不免

誅况霸國節制之師豈容人輒亂之乎為仲者盍質威公以素約設

謂管仲何不以尹貂於軍門可也尹貂於軍門誰曰不可顧乃隱忍坐

視而不爭意者仲不敢與聞而不知爭乎則仲非聞人也意者懦而

不敢爭乎則仲非懦人也其所以不爭者殆必有說矣其說奕者學

棊纒三四斂手而甘敗者國棊也假奕者以喻仲棊未終局倒奩空

秤奩以盛棊子大敗塗地爭猶不止則棊之下者耳敗而猶爭此仲

國棊也仲之術高尤先自見不勝之兆於冥冥之中爭必不勝安得

不知難而止乎此所以隱忍不與貂較是故智者之敗在心愚者之

敗在事智者之敗在神愚者之敗在形智者之敗同室不知愚者之

敗國人皆知使仲必待舌弊力屈然後謂費辭說然後始肯處於不

勝之地譬如棊亦何以管仲為哉如此則不足仲與威公要約如此

之明威公首負約而使貂亂軍政自常情論之仲之理甚直威公之

理甚曲仲之爭必勝威公之爭必不勝仲何反自處於不勝而遽不

爭也曰仲始與威公約既以佚樂與公矣再叙資人君存靡淫麗之

樂者厲之君子乎厲之小人乎必用小人始名曰佚樂未有不資小

人者既欲佚樂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必用小人已許其縱佚

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其耒耜也無小人則樂不可遂

耕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而惡其攘竊也與

人同朝必至盜吾之權尤與世寧有是理耶發意仲急於功利欲相

至於漏師多魚之時仲固已默然陰悔初約之謬矣發明到骨失

之於初立約之初不能救之於末到有小人此仲所以吞聲而不敢較也

仲自知雖爭較必不能也若他人居仲之地譬如下者必不度事勢而爭之譬如倒

爭尤雖使威公或勉聽其言而逐貂如此然逐貂之後誰與威公供

耳目之娛誰與威公極心志之欲苟復求如貂者繼之耶則盜權猶

自若也苟求不盜權者置之君側必擁腫鞅掌然後可耳莊子庚桑楚篇云擁

腫之與君鞅掌之為使輿臺闔寺輩能希君之意者必能盜君之權不能盜君

之權者亦必不能希君之意威公左右誠皆擁腫鞅掌之徒如此則

能如則塊然官中塊然不樂之意無以自適莫遂其樂必反責管仲曰責以爾所

以許我者享為君之樂也初約一國之樂皆歸於吾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

之樂也初約一國之權皆歸於仲今吾處迫槁乾槁乾則不舒肆曾不能少享為

君之樂左右之人無與俱耳且豈非爾欺我耶威公必如此責管仲是則用貂

之初仲固可待左券而責威公之負約資用不合逐貂之後威公亦

將待右券責管仲之負約也責其不遂已之佚樂左右券者矣管

也君臣相咎必至相睽仲之身將不得安於齊國矣管仲威公君臣

之交聞天下一旦相責至此豈不貽笑後世耶仲之隱忍而不爭者

畏此辱也應前隱忍而不爭况自貂始進之時言之威公所以敢用貂者以

仲許之也既許其享佚樂則非用貂之約不可當是時仲為主而貂為客於管仲故也

自貂變寵之時言之變寵謂得幸於君威公所以未踈仲者以不害貂也得

之徒以奉其樂當是時貂為主而仲為客仲之親踈係於主貂君臣

之歡潛移威公昔親仲而今親貂客主之勢互變管仲昔為主而今為客昔也貂為仲所

容管仲許用貂也今也仲為貂所容仲不害貂故方且取之不暇仲方且依

其矧曰逐之乎况敢責威公負逮仲之將死此事亦始明數貂之姦

列於易牙開方之間管仲委將死威公問仲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用欲

併逐之使威公盡逐三子平時則不敢排擊以為保身之計取實利以將死

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盜虛名以欺後世其自為謀亦巧矣巧字應仲

之謀雖巧然開既禍亂之原說後效雖彌縫障蔽終不能遏度孽交爭

五公子國統殆絕幾於不能立後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辨也應上巧字言於此無

所羅嗚呼仲之輔威公而自期何如耶其初立志甚大蓋將混文軌一統類

雖山戎孤竹之屬皆入封畧猶以為福也晚節末路至使威公不能

自定其子以五公子者求立也區區借仲屬之於宋襄焉威公與管仲托孝公於宋襄公仲始

欲致威公於何地今反不能保一子而托之他人想仲發言屬宋襄

之際顏怛怛而口囁嚅跼天踏地無措身之所矣吾讀書至此未嘗

不憐其衰而哀其窮也深責管仲世之詆伯者必曰尚功利詆毀也謂仁義不施但為

國當強五伯威公為盛五伯謂齊威公宋襄公秦穆公晉文公楚莊王齊威君其首而伯業獨盛諸子相

屠多遇此者身死不殯以諸子爭立之故死而無殯葬者雖流尸外焉禍且不能避身後之禍其酷如此豈

功利之敢望乎本圖功利反得大禍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王道蕩蕩平如履坦途舉皆

荆棘仁王道而由於仁義之外無功利王者行仁義不求功利而功利自至舉皆禍殃

捨仁義而求功利反彼詆伯以功利者應上何其借譽之深也謂伯如齊威之得禍矣

無功利可得而世人以功利詆之乃是借與名譽而無其實也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九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

會陽穀謀伐楚

僖三年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泚盟

蔡姬乘舟于圃蕩公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

齊侵蔡伐楚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伐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

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

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徵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

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

及諸侯盟

【主意】言君子治小人之罪不可少有增加如齊威但責楚不共貢則楚知罪矣必以昭王不復之事責之所以召楚之侮

也結尾言楚借稱王其罪莫大而齊不知責之議論極高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如齊本欲甚楚之惡反以寬之多小人之罪者薄

小人之罪者也如齊本欲多楚之罪反以薄之小人之懷惡負罪者總承接上文罪惡其心

未嘗一日安也小人自愧罪惡一旦為人所發為君子所發揚情得計露得其真情

手足失墜何辭之敢爭何敢飾辭而爭其所以旅拒不服者旅拒不服之狀此句暗形楚人

抑有由矣是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之罪也此句暗形齊威治小人者疾

之大過疾小人之惡大過求之太深求小人之罪太深謂正指其罪惡但指小人之罪惡

所附益未足以深陷小人其惡未甚其罪未多由是於本惡之外復增其惡以

甚之應起頭甚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以多之應起頭多小人始悖

然不服雖旁通者亦憮然有不直君子之心矣所謂小人者方患無

以自解也無辭以自解其罪惡日夜幸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正欲君子說他罪惡過當乘

隙以破吾之說庶有間隙可乘今吾乃故為溢毀無實之辭毀之過當則其

罪惡不實使彼得以藉口藉此以為不服之辭是道小人以自解之資也與前無以自解相應

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為虛惡應起頭寬彼之罪本實因

吾增之反變實罪為虛罪應起頭薄則為小人者惟恐君子增加之

不多耳增加愈多則罪惡愈不實固小人之所欲也嗚呼君子何苦坐一偽而喪百真君子

不當加小人小人亦何幸借一誣而解百譴乎小人正願君子加其罪惡此二句筆力甚高

大商坐肆持權衡而售物銖而銖焉兩而兩焉鈞而鈞焉石而石焉

人交手授物無敢出一語者苟陰加權衡而罔利所贏者僅若毫髮

衆皆競棄之將立為溝中瘠矣權衡已定加則為貪罪惡已定加則

為濫是故取貨財者取所不當取者必反不能取治小人者治所不

當治則當治者必反不能治但取所當取帑藏自不能容但治所當

治姦寃自不能避又何必曲取而過治也哉齊威公與管仲為伐楚

之役入事○齊所以苦楚者蓋出於管仲之對故此兼言管仲苟直指其不共負職以討之但責不共

包茅之罪○書禹貢荆則適投其病正是楚人本罪楚必稽首而歸罪矣安

不而君臣過計君臣亦以威公管仲並以不共貢職之罪為不足未

以甚楚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周昭王屢巡狩舟人苦之為膠舟以

王遂欲張楚之罪漢江在楚境故以此大吾出師之名大吾與兵以蓋

侵蔡之私初齊威與蔡姬乘舟于園蔡姬蕩公公抑不知膠舟之禍

年踰數百至齊威之時已久荒忽茫昧難明不可考質不可稽考楚安肯坐

受其責乎不肯服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楚答言昭王溺死之處非

之人使威公管仲苟止以包茅責楚再叙而不加以昭王之問不增

罪則言出而楚服矣一出言而楚尚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

乎楚不服罪齊侯進師于陘影者形之報也響者聲之報也刑者罰

之報也高下輕重咸其自取豈有一形而兩影一聲而兩響者哉君

子之用刑當聽其自犯而不置我於其間多與之為多寡與之為寡

苟不勝其忿而以私意增之是我之刑而非刑之刑也伐人國覆人

族殘人身而參之以我吁危哉以小人而謗君子謂之誣君子無罪

以誣之人造謗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本有實罪君子又從

小人之誣君子造謗全體之誣也無一事誣君子之誣小人增罪一

事之誣也事皆實未小大雖殊小謂一事然終同歸於誣而已矣

受誣之君子方疾小人之為誣疾惡而復效其為誣未免一亦何以

責彼哉所以小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威公者也盡然則楚之

罪果止於不共王祭而已乎結尾是一大議論前而未肯曰否答上

楚聞周之衰東遷之後竊王號以自娛楚壘荆之國子爵也濞名掩

於天子與周並罪未有先焉者也此罪至大非不威公管仲方求出

師之名欲奉辭尚遠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勝舟使其僭王必無

反為楚隱之理果知楚有此罪今恬不加問不問是必不之見楚

之僭王天下知之何為齊之君臣獨不見乎此無他惟有意求出師之名所以愈求而愈不見也以其急求出師之名故人之求墜簪者

警齊威求出師之名簪橫吾之前尤僭王罪或督亂而不能見督亂目簪局嘗

自匿哉目自心切於求則目眩於視也引喻威公管仲之不見楚罪

其以是哉正猶墜簪者

楚伐鄭

僖三年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齊執陳轅濇僖四年陳轅濇謂

鄭申侯曰師出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濇塗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

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奔獲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陳轅濇秋伐

陳討不忠也冬陳成歸轅濇塗○申侯城賜邑鄭伯逃歸僖五年陳轅濇宣仲

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我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無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

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鄭殺申侯以說齊僖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

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難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以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

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濇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

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來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

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主意謂世俗之論狗時者通忤時者窮然春秋之時孔叔忤時而免於禍申侯狗時而殺其身期世俗之論始末可信也

未說小人以遇治世為幸遇亂世為不幸議論尤高

怠善而長姦者莫如狗時之說是說之行於世不知其幾年矣持之

有故也舉之有證也辨之有理也無惑乎傾天下而從之也其說曰

狗時者通人能隨時王忤時者窮若端時而獨行天下堯舜而我獨

共繇共工伯繇為惡是以有放殛之刑此忤時為惡而得禍者舜流

羊管甫其來

天下桀紂而我獨湯文成湯文王為善是以有幽繫之禍此桀紂為善而得禍

者桀因湯於夏臺紂囚文王於羑里故崇山幽洲之窟宜也見尚書夏臺羑里之囚亦宜

也見史記亂世之不利為善如湯文王之類是猶治世之不利為惡也如共鯀之類是

句鎮上文子欲為善於亂世春秋是亂世所以此下盍先自省為善者何

能飢乎能寒乎能傲炎荒而輕髮鉗乎炎荒瘴地也髮鉗削髮也鉗

能也固可忤時而獨行其志也如曰未能苟未能受此盍亦隨時上

下以微寵保身哉何不狗時以微求是說之行世俗此風靡波蕩十

人而九矣狗時者多噫嘻世之君子果何道而排之乎言有何道可

之春秋之時流為蠱起之時也此特風俗流薄狗時而生者吾見其

人矣如下文祭仲而死者吾見其人矣如下文祭仲潘崇之顯

祭祭仲鄭大夫祭仲而死者吾見其人矣祭仲而死者吾見其人矣

而殺之祭仲知之稱疾不往卒免於禍此祭仲之狗時而生也潘崇

為楚大夫商臣之師成王欲廢商臣而立王子城商臣謀於潘崇

崇教商臣弑王而自立而潘崇洩治伯宗之戮辱洩治伯宗之戮辱

受賞此潘崇之狗時而生也洩治伯宗之戮辱伯宗每朝其妻

淫於夏姬洩治諫之靈公告二子二子請殺洩治而公弗禁此洩治

之忤時而死也伯宗晉大夫為三館所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

必告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禍此伯宗之忤時而死也皆世俗所指以籍其都也

為蓋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轉入主意齊伯楚鄭伯之臣謂孔

侯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鄭伯欲從楚而孔叔不可鄭伯欲

反覆趨利且齊且楚者申侯也申侯有寵於楚文王將死與之璧

題註此狗格之以世俗之說格狗質則孔叔之撲固膠滯狗執殆難

免乎今之世其取死申侯持詭譎之術於召陵之類遇澆偽之時

正當春秋澆所謂并之春稼之秋也申侯狗時得志如花卉然孔叔

卒無纖芥之禍則世俗忤時者而申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狗時者

則世俗之說果可盡信耶發明主意以附丁傳者皆貴於哀帝之朝

卷之十

五

言地不計夏...

又引漢事計丁而朱博以丁傳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爵尊

傳二太后家也後弟誦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為京兆尹相與交結謀成尊號由是罷

喜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太后使晏風令奏免喜侯博

與御史趙玄并奏喜無益於治請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

疑博玄承旨詔彭宣雜問宣等劾奏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

戚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請王莽篡位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

召博等請廷尉詔獄博遂自殺獻符命者皆侯於王莽之世漢外戚

稱符命僭而劉棻以符命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曰

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且絕其源莽亦厭之遂使趙並

駿治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甄豐及其子尋皆敗豐自殺尋隨方

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陷威侯劉棻昔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不

及公卿親黨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

悔者其知之矣君子樂天知命不為窮通得喪變其所守蓋知此理

哉嗚呼此下一段議論治世者小人矢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

時也此亦世說為小人禱者必祝其遇亂世而毋遇治世抑不知事有

大繆不然者轉說小人遇治世適以全身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

則鑄譙至不得肆其跬步觸法則遣責來不得逞其含毒蓄險含害

毒蓄陰謀之險讐不得吐有此毒險信乎其不得志也應前失然抑其惡所

以全其身雖不得志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不可謂嚴師之箠

楚以警小人之受慈母之呵叱以警小人之謹責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讐也

小人受君子之恩亂世則反是矣志小人得貪大者家亦大貪墨之甚

詐高者位亦高詐偽之深群謹董囂小人成黨競於為惡競為設

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一時雖得志終有有餌焉以馨其鈎如以香

鈎魚為所有錦焉以華其阱如以文錦覆阱安得不誘而納之死

地乎雖得志而此申侯所以扭為惡之利而至斯極也嗚呼小人者

毋以遇亂世為幸哉其為小楚滅弦

楚滅弦

僖五年楚聞殺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有方○黃

不歸楚貢僖十一年黃人不歸楚滅黃僖十二年黃人恃

楚滅黃僖十二年黃人恃

不共楚哉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
(主意)齊為弦黃所恃不能保之而致滅亡自此絕蠻夷向中國之心可為齊之報也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此一段正責齊威恃人而受禍者固可責

也過所恃者不足恃而納人於禍在責齊庸非可責之尤者乎簡

尤字見得齊威公攘夷狄以尊中國入事先稱齊之盛弦也黃也僻陋在

夷二國皆夷慕中國之義自附於齊從諸侯恃齊忽楚謂齊可恃相

繼覆亡二國皆為左氏以恃人而忘備責之謂弦子恃齊而不事楚

之睦于齊抑不知二國之所以忘備者主意專責齊不能化深信中

國以為可恃也恃中國者終至於翦滅者豈非誤信中國而至於此

極乎為人所恃而不可保為中國者誤人於死地曾不自咎不以誤人尚

忍隨其後譏之言左氏不當譏二國甚矣無愧而不知耻也應前人之洗舟

者恃舟師而不戒尤二國恃中酣寢沉醉以溺於水尤二國是人固

有罪矣尤二國然岸傍之人罪之可也尤夷狄之黨可舟師罪之不

可也左氏亦中國彼由誰致禍而猶敢罪之耶溺人者罪在中國

是溺人者非水也舟師也滅二國者非楚也齊也二國之滅未足深

恨吾獨有所深恨者焉中國之不競久矣舟叔齊威之蠻夷肆行莫

之敢遏中國不強莫齊威獨斐然欲扶衰振廢欲攘夷狄弦黃又奮

然自拔於蠻夷而從之二國雖蠻夷而四方諸侯皆將占弦黃之禍

福以為進退發此意新二國事中國得福則是機也中國蠻夷勝負

之決也諸侯進則中國勝使弦黃既附中國假設而社稷奠安人民

豐阜二國恃中皆歆艷必皆羨慕棄戎即華捨蠻夷楚雖倨強蠻

夷間楚雖強誰與同惡者楚為惡今齊威坐視二國之亡而不

能救二國恃齊而附中國者未有福忤蠻夷者立有禍中國謂齊蠻

齊不能保之

齊不能保之

齊不能保之

應前人情非病風喪心豈肯辭福而就禍耶發意透徹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此中國所以不勝蠻夷所以勝向若威公倡義之初蠻夷皆不知慕中國

之義漠然不應其害猶淺是何也彼雖未知從中國之有利以未附齊故

亦未知從中國之有害也不為恃齊而被滅故不幸弦黃首恃中國而得禍楚

其附齊而戒之彫題文身之俗謂蠻夷也記王制日南方日蠻彫題交趾東

丹青必指以相語曰諸蠻夷必指二國之事以相告吾始所以慕中國者圭璧黼黻

之華也謂禮服也圭王公侯伯所執璧子男所執黼為斧形以繡於裳干戚羽旄之美也謂樂舞也干戚武舞

所執羽旄豆蓬彝之肅也謂禮器也豆木器蓬竹器彝以烹牲也磬筦鍾鼓之和

也謂樂器也磬石聲筦竹聲鍾金聲鼓革聲謂可托吾國而無後憂始謂中國有此禮樂可以依托而無禍也

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恃自今二國既滅之後彼聲明文物謂禮

樂也左傳曰火龍黼黻明其文也五色此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鎗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亦徒有其表耳雖

美觀而中無可恃焉可為所誘而自投於禍哉不可慕虛文而虛實禍是則二國之滅

猶未足深恨轉此意甚因二國之滅而絕蠻夷向中國之心為可深恨也

發盡前文駢天下之意嗚呼結尾以君子小人此中國夷狄中國猶君子蠻夷猶小人

小人為君子之害猶蠻夷為中國之害也世之名君子者招小人而

誘之曰汝術甚危我道甚安汝盍去故而就新乎聞風而來者

實無以與之既奪小人謀身之術禁其為小人使自附於君子而不授之以君子

藩身之具實無道以藩術其身未入於仁而先入於愚未入於義而先入於迂

恃其徒善曾不隄防輕犯世忌以陷於禍向之儕輩交責而爭尤之

曰前日小人之黨必群起而責之汝不用吾言捨便利之舊術而就緩濡之迂計今

禍福果如何也今不得福而反得禍則君子者果足是耶向之鄙夷吾黨而自附於彼言

捨舊習而效自附於君子吾謂汝朝升君子之門暮收君子之利將謂汝得為君子之利矣顧

乃顛頗困辱反不若吾黨循常守故之安則翦翦拘拘者果足恃耶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喻眾人從而附和其說而仁義之道荒矣自此無人敢言仁義矣是

皆以君子自名者之罪也此特各為君子者如此以君子自名者誠

不足恃矣又轉天下安可以此人之不可恃而遂疑此道之不作恃

耶此人謂以君子自名者此道則君子之道載在六經者也將之覆軍者相繼古今為將而天下

不疑兵書之難行非兵書之罪不善醫之殺人者相望古今為醫而

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非醫書之罪不善世未有因罪其人而并罪

其書者也總結上引萬古六經反坐腐儒曲士輩而廢耶後世不謂

各者之誤人而及於六經之誤人何異因將之覆軍而并罪兵書因醫之殺人而并罪醫書也哉

楚文王寵申侯

僖七年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我死汝必速行

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萬公子文聞其死也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主意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未有如楚文王明知申侯專利不厭而猶寵愛之也

愛而知其惡者此句出天下之至善也雖愛其人而短其惡非亦天

下之至不善也此句便見敗凡人之情有愛則有所蔽既愛其人必遭其蒙

蔽有所蔽則有所忘既為所蔽必不蔽不忘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

中所謂愛而惟天下至公者能之心無私愛何以反謂之大不善乎

設難知而遠之善之善也故為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故為至不

句解釋明皇之於李林甫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

上悅之上欲以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係國家安危陛下

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

林甫專寵固德宗之於盧杞德宗建中二年用盧杞為相杞陰狡欲

位之謀也與李泌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

姦邪而陛下獨不覺此乃杞之所以為姦邪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

之亂同用小人者也林甫盧杞皆同以小人致而亂者也明皇用林

祿山之亂總宗用盧杞故致朱泚之亂彼善於此就二君而則德宗猶愈焉德宗差德

宗之言曰人皆以盧杞為姦邪朕獨不覺其姦邪德宗嘗謂李泌曰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此乃杞之所

以為姦邪也倘陛下不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是德宗之用杞者愛而

不知其惡者也此有所蔽不知其惡而用之猶人情也人情字若明

皇則既知其惡矣其自林甫以妬賢嫉能明皇嘗言此品題之妙雖惜

辭於張之齡之徒殆不過是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惟不知其

惡是以不能一朝捨也如使知其惡亦必不能一朝居也今明皇既

明知林甫之惡不能減其毫髮之愛尊寵信任至十九年之久明知

之惡而父用之豈復近於人情乎是明皇不近人情意在於用賢而不知其

惡者德宗也誤也誤以盧杞為賢而用之也意在於用姦而不恤其惡者明皇也

故也明知林甫奸誤者猶可恕既知其姦而用之者可勝誅乎受欺

者其罪小又轉衡欺字說自欺者其罪大故用之德宗不過為杞所

欺耳此受欺者是杞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盧杞欺君明皇洞視林甫

之惡知其妬賢嫉能如見肺肝照見骨中之蘊是林甫本不能欺明皇而明皇自欺

之明皇故意用奸罪豈在於林甫乎罪在於明皇楚文之嬖申侯也猶明皇之

嬖林甫也二事相類明皇知林甫之妬賢嫉能楚文王亦知申侯之

專利不厭專欲財利而無厭足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明皇終林甫之身一

則終我之身寵之不衰楚文寵申侯至其將死與之壁使行二君之罪吾未

知其孰輕孰重也二君之罪推均彼子文不知楚文之失楚子文為令尹反追誦其明

為大讒齊威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為其善善惡惡公

所以然郭公非愛其惡而不忍去也非如楚文明實惡其惡而不能

去也實惡小人而力不足以去之郭公雖懦不能去惡而惡惡之本心猶未失也

豈若楚文與明皇既知其惡而猶愛之乎二君之罪又

聲之不可並者哭與笑也貌之不可並者愠與喜也設愛其人必不

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猶笑哭喜怒異哉楚文明皇二君所為

之心既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處於胸中不相陵奪獨何歟又設

難蓋有說也在下善有力惡亦有力發明議不見可欲而不亂者可

如馨色之類人所同欲者善力尚淺也以見善力尚淺故心不亂他日見可欲安知

其不亂也善力不足以致不見其姦而不怒者奸謂小惡力尚淺也以

惡力尚淺故必未知此人奸邪方且此心不怒他日見其姦安知其不怒也勝之故也見

可欲而不亂物欲滿前則其心深入於善善之力已堅矣推聖賢見

其姦而不怒已知其人不怒則其心深入於惡惡之力已堅矣如楚文

事是也二君知二臣之姦乃良知之猶未泯者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

非之心非至於知其姦而尚愛之見其奸是為惡所持其力既堅此

由外鑠者雖良知不能奪也本心之明已吾故論發之以為善惡淺深

驗議論深齊威公辭鄭太子華信七年秋盟于審母謀鄭故也鄭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

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為成

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

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

未捷今苟有讐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

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服豈敢不恨若總其

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恨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

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不記記姦之

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

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

堵叔師淑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

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史冊紀載為言是有待於外然後不敢為不善也何其不知

本邪待字是道無待道在於我而有待非道也議論待之名為乎生以彼待此曰

待以此待彼亦曰待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彼此對立然後未有

彼待彼者也未有此待此者也兩在天稼在田判然二物也語人以

稼待兩可信也帛在機衣在身判然二物也語人以衣待帛可信也

若語人曰吾待目而視待耳而聽則世固已疑而不信矣是何也目

我之目非借他人之視也耳我之耳非借他人之聽也我視則視我

聽則聽本非有待也雖然是固非有待之待猶未免無待之待也目

雖離婁不能自保其不瞽耳雖師曠不能自保其不聵是雖無待於

他人而猶待於血氣尚非我之所得專也舉天下之物我之所獨專

而無待於者其心之於道乎心外有道非心也此道即心道外有心非道也

也此心即道心苟待道既已離於道矣待道且不可况欲待於外哉古之

學者為已引孔子語非以人不足為也明非揚氏為我之說通天下無非已聖人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不見有人之可為也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無非其動

其靜其語其默未有由乎人者皆自已飭躬厲行吾身自當備飭非

以揚名也若為揚已之名乃別嫌明微微疑自當下別非以避謗也若為避人之謗乃

簡賦省刑賦稅自當簡少非以求民也若為結民

非為深謀遠慮謀畫自當深密非以防患也若為防後患而本無所

待而作善所當作豈亦豈有待而止哉不善不當為豈有所慕而作

者外無慕則不作也有所慕而始為善有所畏而止者外無畏則不

止也有所畏而不為不善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結上文

則吾之為善既無本矣為善不出於無本之水孟子曰苟為無本七

皆盈其涸也源朝滿夕已除無本之善如魚朝銳夕墮

可立而待也源朝滿夕已除無本之善如魚朝銳夕墮

進銳是為可恃耶為善如此鄭子華以世子而賣其國齊威公貪其

利而將受之從管仲之諫而止世莫不誦管仲之言以為當以吾觀

仲之言何其不知本也其言先是鄭伯外盟而歸至是齊威會諸侯

刑禮義無國不記諸侯各有國記姦之位子華賣國奸君盟替矣諸

疾皆記其事而

作而不記為隱諱不記其事

非盛德也亦足以

君盟替矣諸

君之盟廢矣

不能以道格君之心齊威欲受奸人心不正也使自為善使之自然不為惡事

反待簡冊之毀譽以制之是待於外以制其惡念也噫為善果待於

外斷以主意使自古無史官諸侯無史籍如假設將放意而不復為善耶苟無

史冊可畏將無所不為矣不道真君以心制物區別善惡之而反以物制心特於外以

為善正惡是物制心是以外而制內也內外謂物事是心制物幸而威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

之心此一轉其佳受子華是僅從管仲之諫卒辭若威公好利之心

勝設使威公貪得鄭之名則殘編腐竹何足以制威公耶仲之

說至是而窮矣不知管仲更以何說諫之信如是則聖人立左右以記言動者亦

豈以外制內耶亦合如此下難左非然也解說恃史冊以自制者固

待外也視史冊為外物者亦未免有外也至理無外藩以私情節以

私智始限其一身為內而盡棄其餘為外物乃若聖人之心萬物皆

備大議論尚不見有內又安得有外耶無一物在史心史也記心記也

聖人視史冊亦非外物推而至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古人盤盂有銘几杖未

有一物居心外者也發明萬物皆備之說嗚呼此豈管仲所及哉管仲非知道者安得議論

此到

晉里克帥師敗狄

僖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蘄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梁

由蘄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迹眾狄號

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

秋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治我狄如姦民姦民狎官府則多訟我狄狎邊鄙則多難一日之懲

而終身不敢入官府者善政也一戰之威而百年不敢近邊鄙者善

謀也戎狄之性折則服縱則驕彼其悍然執兵翦我郊保我我積聚

歐我馬牛蹂我稼穡雷動車馳擊謀臣勞於朝戰士勞於野

賴天之靈宗廟之福幸而一勝反抑鋒按銳縱之徐驅而歸為夷狄

者勝有重利敗無他虞亦何苦而不為寇哉是故徂於為寇之利視

吾邊境如登虜邑吾被邊之民歲暴骨而月暴瘡哭泣之聲未絕而
 鼓鐸之音已振矣是何待戎狄之享而待吾民之薄耶然此亦非所
 以厚戎狄也怨生侮侮生怒怒之與怒相及而相生者也始吾怒戎
 狄以為不足治其侵不問其刃不迫犬羊之心恣睢桀驁意我之不
 能師陵侮暴犯非人所堪於是不勝其忿掃境內之衆窮誅極討覆
 其巢鋤其根以逞吾憾召今日之怒者庸非前日之怒乎媿書之怒
 所以召絕幕之怒也漢惠帝即位冒頓致書呂太后曰陛下獨立孤
 無太后好報書遂和親武帝即位王恢以馬邑誘匈奴自是絕和親
 光是漢趙信降匈奴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漢兵於是漢遣衛青
 等十萬騎絕渭橋之怒所以召定襄之怒也唐太宗初突厥進寇高
 幕擊匈奴

也小治之於未侮之前傷少而怨淺大治之於積侮之後傷多而怨

深孰厚孰薄孰寬孰猛必有能辨之者矣吾是以知里克之待戎狄

不得為仁而梁由靡之策亦未始為虐也主里克之說者歷舉宣王

之詩嚴尤之論以謂王者治戎狄正當如此抑不知理有似而差言

有類而異歐之而已者嚴尤之稱宣王也見漢匈奴傳懼之而已者里克

之沮梁由靡也兩者相去不能以寸然謂之歐則不止於懼矣謂之

懼則本未嘗歐矣其言淄澠也其理涇渭也宣王之詩薄伐玁狁至

於太原太原周境也小雅宣王之逐戎狄不盡吾境不置也乃若采

桑之戰實在虢之扯平陽之西南固晉地也狄尚在吾地里克僅得

小勝遽卷甲而不進安得自附於宣王之師乎宣王縱戎狄於吾境

之外而里克乃縱戎狄於吾境之內世比而同之過矣吾嘗論縱戎
 狄者有二驕之使不吾忌待其自墮術中者詐者之事也為阱以陷

獸者也寬之使知吾不足忌遂敢肆其貪噬者懦者之事也開門以招盜者也古今之縱我狄者揣其情研其實不出二說而已矣前一說聖人不忍為也後一說聖人不肯為也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

惟八年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若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九年襄公即位以公子伯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無故而為駭世之行求名之尤者也宋襄公之遜於子魚是也以統則正以親則嫡以勢則順無故而欲推之他人非求名果何說也然求名之罪人所共指不足深責乃若不明乎善則學者所同病所當先論也宋襄所以無故而遜國者吾知之矣其心急欲自表見於世悒然恨無善之可為故振竒以駭世耳築山於平地者以其無山也使居泰華之傍必不築也鑿沼於平地者以其無沼也使居江海之

傍必不鑿也平地無山故叛築而強為山平地無沼故疏鑿而強為沼彼矯激而強為駭世之行者豈非平居自視無善之可為不得不出此耶人之言曰天下之善遇之不可不為不遇不可強為其視宋襄進一等矣亦未免五十步笑百步也一歲之間自春至冬一日之間自朝至暮一國之間自君至民一身之間自頂至踵無時非善無物非善周流充塞隨在隨滿今乃謂遇善則可為不遇善則不可為吾不知擇何物為善棄何物為不善耶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世俗乃嘆善之難遇何其反也以魯過宋謂之遇以齊遇陳謂之遇以子路遇荷蓀謂之遇為善而欲遇善善豈在外耶君子明乎善者天理混然生生不息不知有善之可擇也不知有不善之可棄也尚不見精何者為粗尚不見純何者為駁雖極世所謂至高之節如堯舜之揖遜亦世俗自為之名耳步趨也言語也飲食也寢息皆人日用之常

也而兀者獨羨人之步趨以為不可及豈步趨果難於言語食息之
屬哉自兀者觀之則然也堯舜之事布在天下若禮樂若法度若征
伐若巡狩若歷試若揖遜皆因理之固然本未嘗置輕重於其間也
則所謂揖遜者特堯舜一事中一事耳世俗指其一事為高而忽其
餘事為常者無他焉彼自見其捐一金之難而駭堯舜忘天下之易
遂誇大以為至高之節矯情而效之此宋襄之徒所以每不絕於世
也噫堯舜之揖遜堯舜曷嘗自知其高哉以世俗之心度之則高耳
然則非特幽囚野死之毀為以利心量聖人也誦堯舜揖遜以為高
者正所謂以利心量聖人也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一

會于葵丘尋盟

僖九年夏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賜一級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主意)以期字立說與前篇待字相類謂治以有期而成亦以有期而害威公本期於伯至葵丘之盟而所期遂失故其心滿足而寢以衰焉

天下之為治者未嘗無所期也以期字王期於王行王道者伯期於

伯圖伯功者強期於強欲強其國者不有以約之孰得而射之如射

終於所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趨之如行者期至志也者所以立是期

也先立其志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其始期有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

也其終則收汎然而議然議論不立志也卒然而行舉動忽然而罷其功效

之無汗漫荒忽無所歸宿者形容泛泛無是豈足與為治哉王伯與

成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此句結前生後先稱期

期固為治之先承接亦或為治之害轉生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

挽之使進於伯不可得也初志但欲強自期於伯者至伯則止欲挽

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初志但欲伯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

進所期既滿不復能強而止於強伯而止於伯文勢一再起是特安於

小耳反難期何害雖不足有盛世而追遐軌有謂比有也遐遠也軌車

於王微弱之國僻陋之所獲不既多矣乎軌之弱

得已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不可也辨論抑不知天

下之勢不盛則衰所期不復增天下之治不進則退所期不復加強

而止於強者必不能保其強也非推不至於伯伯而止於伯者必不

能保其伯也非推不至於王其伯亦不可保驅駿馬而馳峻坂設中間豈

有駐足之地乎喻為治者無齊威公拔管仲於縲繼桎梏之中入事

召忽初事齊公子糾威公殺子糾召忽死一國之政立談

之間遽以伯功相期管仲得政之初所期如何其壯也先所期既立

伯期於伯應志也國氏高氏皆天子之命卿左前鮑後隰

者所以立是期鮑叔隰明此言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夙興夜

寐早起淬厲奮發臣民無以赴吾君之所期應動也者所至於葵丘

之會葵丘地各威加諸侯諸侯無不名震四海四海無不天子致胙周襄

賜齊侯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旌旗羽為之崇以壇

陛壇陛為之幕張燎舉張惟幕有司戒期執事者預戒駢圭交為圭手

也鳥足抑首就位言諸侯盛服以弁冕秩秩弁冕皆冠名穆然無聲

所履也次名之其位

致敬於是威公降所導廷祀謂壇陛下拜王命威公降階月受王之賜昨與府跪

起之容翼如也形容拜起之似王環佩衝牙之音鏘如也形容圓者

曰環方者曰佩半規者曰衝牙隆寵榮光謂賜昨加焜燿在列為諸

類申以五命之嚴五命詳見孟子示以載書之信載書云凡我同盟之人

約顯命約謂載書若挾河漢而轟雷霆漢天河也雷霆電也挾河漢言

嚴區區曹許之君曹許皆小國出於鼠壤蟻封之中形容同會驟見曠古

駭俗之偉觀見前所未見之盛舉目眩氣奪莫敢仰視此一段文筆端如畫雖平日跋扈

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晉獻公驕強素不受伯令猶膏車秣馬膏車以脂塗車

栗詞也奔走道路恐于後至之誅宰孔先歸遇五伯莫高於威公孟子曰五

伯威公為盛而威公九合之盟九糾通用孔子曰威公葵丘之會實居其

最比會最一時文物之盛禮文儀物駭人墨客誇談矜語文章者至于今

不衰極其嗚呼威公素所期者應前及葵丘之會衆憤所願滿足無餘

所期如此而種之累年而獲之於今日累年經理今日收信可謂不

負所期矣已上應前效也所期既滿應前滿其心亦滿轉說期為滿

則驕滿不期驕則怠驕不期怠怠則衰志驕必怠近以來宰孔之

譏宰孔謂晉侯曰齊侯不遠以召五公子之亂威公卒五孰知盛之

極乃衰之始乎此句結前吾嘗譬威公之功業此下引喻葵丘未會

之前猶自朔至望之月也九月初一生明至初七八浸長而浸盈

猶威公功業葵丘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二月既望矣至二十

而晦浸缺而浸盡猶威公功業蓋未滿則有增心未滿則招

損而已心既滿則盛者衰進尚安能復增乎故驕怠以甚矣人心之

不可滿也承上文滿威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轉此所期既滿其心

不得不滿也期字是血脉所使威公所自期者不止於伯詎肯至伯

而滿哉應自期於伯威公之罪在於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

也發盡所期既滿雨驟而沼溢水滿故溢非雨之罪鑿沼者之罪也酒暴

而危翻酒滿故翻非酒之罪造危者之罪也沼之所受有常限此沼所

之所容有常量此危所人之所期有常願威公之心亦如此之易滿踰其限以沼所

過其量危所以翻塞其頭心所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此所期正我不

為沼何憂乎十日之霖反前雨暴我不為危何憂乎千釀之醴反前

心當以遠大自期危謂之說此喻人威公素不以伯自期進一則下視伯功亦蚊蚋之

過前耳伯業何足道哉吾是以知自期之不可小也一篇貫穿

伯而至於王又轉一意如百丈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者此所期至

大其亦可以息乎設問王道既曰王道果可息文意則禹之孜孜湯

揚子云堯舜禹文之純亦不已何為者耶此意極高言雖至帝

晉獻公使荀息傳奚齊

僖九年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專在大夫其若之何搢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

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

子卓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其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秦伯納晉惠僖九年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擒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都芮曰公子誰

特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好弄能聞不

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

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

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

曰忌則多怨又焉○晉侯殺里克平鄭僖十年夏四月周公

能克是吾利也○晉侯殺里克平鄭僖十年夏四月周公

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

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

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

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綏賂故不及平鄭如秦言於秦伯

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
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伐有救災恤隣道也
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秦乞糴于晉

信十四年冬秦飢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

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魏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慶鄭曰
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魏射曰
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秦晉
所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退是哉

戰韓原

信十五年晉侯之及也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
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九月晉侯逆秦師壬戌戰
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

正始者萬事之本也始其始而不終其始者蓋有之矣不始其始而
能終其始者理之所必無也吾未聞種稗而得穀者也吾未聞植棘
而得櫝者也吾未聞造醢而得醪者也吾未聞網魚而得禽者也吾
未聞學墨而得儒者也吾未聞圖伯而得王者也失其始而求其終
理之所必無也自古及今失於始而蹈禍釁者豈惟一入耶苟息受

獻公不正之託國危身死死無所名失之於始也秦穆公不置德而
置服親被晉惠反噬之辱失之於始也晉惠公攬一國之利不見輕
諾之害竟被內外之賂自取囚繫失之於始也失之於始良平不能
為之謀儀秦不能為之辨孫吳不能為之戰墨翟田單不能為之守
百補千營終亦必敗而已矣雖然是說也為始謀者言之可也不幸
而已失其始者雖聞吾言不過拊膺搏髀為無益之悔果何術而救
之乎曰見其無始而絕之者君子之正也見其無始尚欲扶持之者
君子之恕也父母之於子雖其始不遵教戒已在憲綱已在縲繼自
非甚不可救父母之心豈遽已乎經度赴援使得末減其罪降重為
輕亦父母之所胥為也君子視天下猶父母之視子也雖見其已失
於始苟未至於勢窮理絕亦豈惜一舉手之力乎苟息以孤身而當
衆怨之衝其禍大而不可救秦穆公雖受侮而終能取償於晉其禍

小而不必救惟晉惠公之事在二者之間猶君子之所當論也惠公始以甘言重賂誘秦既得國而盡食其言秦穆公之心未嘗一日忘晉也至晉飢而秦輸之粟非憂晉也積我之厚形彼之薄所以怒其衆而將使之也斯怨也豈禱請所可謝言語所可回乎幸而秦飢乞糴於晉此天錫晉以釋怨之資也使君子為晉謀必曰吾久負秦約常患無以自解苟因其乞糴亟如其請而振其急則秦將見今日之息而忘前日之怨政使怨不盡解亦可以殺其怒而緩其毒雖鋒刃相向其致死於我必不力矣彼魏射乃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吁是何言歟魏公徒知與粟之無損於怨不知閉糴之增其怨也擇禍莫若輕擇怨亦莫若輕雖使果如魏公之言無損於怨亦猶愈於增其怨况與之粟乃所以損其怨乎慶鄭雖欲救之然其氣暴其辭悍適所以起晉惠之怒而已惜乎慶鄭有救之之心而未得救之之道也使君為晉謀則失之於始豈不可收之於終乎吾嘗攷論秦晉交爭之際益知天下之理不可有毫髮之過焉晉之負秦理當怨也秦之伐晉理當報也韓原之戰忿晉惠者豈特秦人哉雖晉之衆亦忿然有不直其君之心矣逮至秦穆執晉侯而歸囚之靈臺則是奪踐田之牛見宣十一年報之亦已甚矣惟其報之稍過於理於是晉人反哀其君之窮而怨秦之酷移不直其君之心為不直秦之心奮怒踊躍征繕以輔孺子有不與秦俱生之意嗚呼天下之理果可有毫髮之過耶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信矣哉

沙麓崩

僖十四年秋沙麓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

○隕石鷓退飛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星孛北斗

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梁山崩。成五年梁
 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梁山崩。晉侯
 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
 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
 為之不舉降服衆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社焉其如此而
 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晉侯論宋災。襄九年宋災樂喜
 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晉侯論宋災。襄九年宋災樂喜
 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
 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故味為鶉火心為大
 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立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主因
 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闕其禍敗之釁必始於大是以日知其
 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梓慎論無冰。襄二十八年春
 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梓慎論無冰。襄二十八年春
 茲宋鄭其飢乎歲在星紀而滌於玄枵以有時當陰不堪陽
 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飢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士
 虛而民耗。○裨竈論楚。襄二十八年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
 不飢何為。○裨竈論楚。襄二十八年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
 次以害鳥帑。○子產論參商。事在昭九年。○大雨雹。昭四年
 周楚惡之。○子產論參商。事在昭九年。○大雨雹。昭四年
 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
 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其藏冰也深
 山窮水涸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貧食喪
 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秣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

孤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水皆預焉大夫命
 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
 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
 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在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
 其用之也備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雲
 出不震無雷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
 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士文伯論火見。昭六年士
 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晉侯問日食
 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晉侯問日食
 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六月丙戌鄭果災。○晉侯問日食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謂將
 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
 魯地於是日有災魯實受之其大魯其衛若乎魯將上卿公曰
 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滅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
 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
 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
 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
 心不一事序不類官駁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公曰何謂
 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長。○晉侯
 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晉侯
 問史趙。昭八年楚公子棄疾使穿封戌為陳公晉侯問於史
 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
 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城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
 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督餒無違命

半皆生東

卷之十一

六

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濞故周賜之
姓使祀虞帝臣間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
齊其光○**禘竈論陳災**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禘竈曰五年
既存矣

問其後對曰陳水屬也火水犯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
陳遂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
卒亡楚克有之天之○**星出婺女**昭十年春正月有星出
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
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
七絕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景王問姜洪**昭十一年景王問
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侯河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服其君之歲也歲在
豕常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
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唯蔡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

丙申楚子代甲而享蔡侯於申醉而執○**梓慎論禘**昭十五
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梓慎論禘**昭十五
禘於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曰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禘

而卒去樂○**星孛大辰**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卒事禮也○**星孛大辰**申頌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
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
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

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
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子鄭禘
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火始昏見**昭十八

我月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飄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
作乎戊寅風其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曰不用吾言鄭
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數日皆來告火梓慎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辰曰實以保民也若
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邈非所
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

亦不○**梓慎望氣**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氣曰
復火○**梓慎望氣**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自大
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恒也○**梓慎對日食**昭二十一年七

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梓慎對日食**昭二十一年七
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
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

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辰輒哭日食○**梓慎論日食**
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辰輒卒○**梓慎論日食**
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

積積聚也秋○**齊有彗星**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穰
八月大雩旱○**齊有彗星**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穰
不諱不貳其命若之何穰之具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史**
君無穢德又何穰焉若德之穢穢之何損公說乃止

墨占日食

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且古諸史墨曰吾夢如

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譎火勝金故弗

○楚雲如赤烏 哀六年吳伐陳楚子救陳楚子救陳將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太過天其夫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

一氣運行乎天地之間災祥履兆未始不以其類應也麗於上峙於下群於中同本同生同體同流未有一物之不類未有一物之不類乎類乎其天地萬物之樞乎有明類有晦類有旁類有互類有遠類有反類肅雨又暘謀寒指燠暑儀之不可測數術之不可推者明類也崑崙滂薄恍惚杳冥相與於無相與相求於無相求者晦類也盪而相侵迫而相陵指其影而射其形動於室而兆於鄰者旁類也經緯羅絡參錯四溥其應復為感其感復為應者互類也悶悶其遲

恢恢其容形若疎而實密近若差而實精者遠類也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順來而逆往或咎終而休始者反類也類與不類相與為類類之中復分其類焉毫而析之縷而陳之雖合天下之人皆為研桑空渭濱之竹皆為籌筭亦有所不能計貫之以理則一而已矣乎妍萬醜無二鏡也千柯萬葉無二木也千殊萬別無二類也一而萬萬而一者也貫一理而通之者聖人也名一說而執一類者瞽史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眚之見視前世為多一時為瞽史之學者占候推步時合時舛時得時失瑣碎繳繞聽者益厭之則為說以攻之曰星墜木鳴川竭谷堙彼之咎也德薄道虧政荒民散我之咎也彼為彼我為我我不能預彼事彼亦安能預我事哉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者曰居天下之上者君也居人君之上者天地也聖人患人君在人上肆情任意無物可制故復假在君之上者以制之此

災青變異之說所以興也苟明言其無預於人則聖人之機一旦發露為君者不復有所畏矣是說既出又有為說以攻之者曰天地人未有不相通也聖人非虛假災青以脇人君也召瑞者德召妖者暴昭然不可誣但不當如瞽史之苛細耳災青之來脩吾政省吾過以敬天怒可也指某災謂由某事脩某事以應某災不可也說至於此天下之論其定已乎未定也天地之應未嘗不以其類也汎謂之災而不知其所由災汎謂之怒而不知其所由怒何其汗漫而無統也一人之身痛發於股則知其在此股痛發於肱則知其在此肱痛發於腹則知其在此腹痛發於心則知其在此心詎有蹇頓呻吟而不知痛之所在者乎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為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混然大而無際一星一雲之侵一川一阜之變歷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錙錙銖銖不紊不亂豈若世之汗漫者哉是聖人膺象

在身而不待羲和之膺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璿玉之璣衡也然堯不信已而信膺象舜不信已而信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已耶非也身有膺象而不廢羲和之膺象堯之所以為堯也身有璣衡而不廢璿玉之璣衡舜之所以為舜也彼謂制行以人不以已者果足以知堯舜哉

楚子賜鄭伯金

伯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子賜之金既而趙姬請逆叔隗

信二十四年狄人歸李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于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楚

子討陳宣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勳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

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入

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齊小人所謂取諸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

○晉使魯歸汶陽田成八年春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錢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數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賦詩曰女也不爽士二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王之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

○鄭伯石辭卿襄三十年鄭伯有既死使太史敢私言之

馬復命又辭如是者三乃受策入拜

○楚復取魯大屈昭七年子產由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遂啓疆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

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公懼反之

予奪之際猶辭受之際也已受者可辭已辭者不可及已奪者可予

已予者不可奪趙姬既為內子復推以與叔隗而身下之已受者可辭也鄭伯石為卿既辭而復請命子產是以惡其為人已辭者不可受也楚莊王已縣陳從申叔時之諫而續其封已奪者可與也晉景公割齊汶陽之田以畀魯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以納季文子之侮已予者不可奪也君子無苟辭知其不可復受也君子無苟與知其不可復奪也理不當辭在我何愧始辭而卒受之則愧心生焉理不當予在彼何怨始予之而卒奪之則怨心生焉吾尚欲釋有愧為無愧豈可反使無愧為有愧乎吾尚欲平有怨為無怨豈可反使無怨為有怨乎王述之未嘗辭官不察者固疑其貪也

晉哀帝興寧二年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所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曰述故事當讓退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

伊尹之一介不以與人不察者固疑其吝

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

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自處於廉而處王述以貪王述固不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於
愧超然居衆愧之外者王述一人而已矣觀其子奪未定之初人皆
競自處於義而處伊尹以吝伊尹固不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
於怨泰然居衆怨之外者伊尹一人而已矣是故賢王述於後者貪
王述於先者也聖伊尹於後者吝伊尹於先者也聖賢之辭受予奪
非衆人所能識也物在彼則謂之辭受物在我則謂之予奪一名而
二實者也辭受既不可中海予奪其可中海乎予奪固不可中海若
土地廣輪之博爵秩印鈐之崇猶人情之所重者不能堅決尚有說
也彼楚成之金楚靈之弓淺心狹量拳拳於一物何其愈下耶世俗
猶以鑄兵之盟遂啓疆之說為楚之得計抑不知楚成與鄭以金而
楚其鑄兵則鄭忘楚之賜而怨楚之猜是雖不奪鄭之金而實奪鄭

之心也在楚未有寶之用在鄭得無用之具我有所損而彼無所益
計無拙於此矣魯侯懼遠啓疆之說而反楚之弓者非果懼三鄰之
窺也懼楚靈之怒也不壓以全楚之威則區區兒戲之說豈足以動
魯侯耶以堂堂六千里之楚而下臨最爾之魯令出於正何索不獲
乃以一弓之故卑體巧說惟恐魯之不從想啓疆之膝一屈而楚國
之威索然矣信哉予奪之不可輕也予奪不可輕猶衆人事耳聖人
之視予奪初未嘗有輕重也舜視天下如棄弊屣豈舜直輕天下如
弊屣哉孟子特為挑應言之耳子見孟天下者挑應之所重也弊屣者
挑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欲使知舜之等視輕重而已
孟子止言舜之無所重而人遂疑舜之有所重誤矣吾將因孟子之
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弊屣當其不可與視敝屣如
天下

邢人狄人伐衛

衛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園苑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父

衛叛晉

定八年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次于交

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

子則往群臣之不敢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

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

質焉何遲之有乃叛。公孫文子拒衛侯

宋衛侯為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鞅而登

必斯而足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紂

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哀期得罪公使三匠久

不可將適野弥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曰魯不尼與請適

我始載寶以歸

至意衛之賢君避位激民而能滅邢叛晉者以君臣之機一有感觸則不可禦故也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無事而置之則不露動之則不可禦者過事而改

殆非人力之能為也機之發於天者也一篇主意天機謂人之大倫皆出於人心天理之真以其

忿詈手足之歡無復存矣他日俱出塗人歐其兄為弟者忘向之怨

勃然往救之是心安從生耶設問以兄弟之愛天也同氣相愛聞閱

之時閱于其機伏而不見天理之機為私忿所蔽初未嘗忘也天理

可一旦遇塗人之辱以動吾之機謂列禦是機一發相愛之奮厲勁

烈海可倒山可移金石可貫豈薄忿細怨所能過耶此時必忘前日

與以禦侮矣君臣也君臣父子也父子夫婦也夫婦兄弟也長幼朋

友也朋友五者天下之大機也五者入之大倫人心私欲結之私欲

激而必發之大機也

之所小智藩之或為小智封繫固密封之甚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

此特天機若民然者或叩焉或觸焉以叩觸之其機立應激之目不容瞬掣其

拮欲去私決其藩夫開小千封萬繫剝落解散固有破百年之人偽

於一息之間者矣發明天機唐代宗何如君也德宗何如君也二君

為昏庸猜害昏庸常民因其暴平日民苦於固已不復知有君臣

之義也叛已又及在播遷流離之中代宗以吐藩入寇出奔陝州用

柳伉陸贄之言貶損自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柳伉上疏代宗曰

外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且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俊則

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感天下不感臣請闔門寸

斬以謝陛下陸贄為德宗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威人心

陛下誠不謬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民皆無所忌妄背者革心帝從

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雜武真機既生森不可禦應前動之向日之抑

塞下情向日之淺酷刑政向日之橫斂賦斂向日之征徭役使後機

一衝為後來真前怨咸息前日怨君愛君之外舉無餘念變怨君之

君疾首痛心視君之難如首爭先赴敵爭先用命不越月踰時而歸

二君於故都以故二君得祀唐配天唐之祖宗得不失舊物不失

舊業左傳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整動其機二君僅能整效已若此已收恢况其

機素明者耶向坑古之賢君愛民有衛國之君兩用此機入本題文

文公以邢狄之侵避位而激其民見本動是機於前而終能滅邢二

十五年諸侯之滅邢靈公以晉之侮亦避位以激其民見本動是機於後而終

能亢晉許遂殺涉佗成何是非樂於自屈也言二公避位非不屈

已於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君不自屈則無以文公固賢主又就二

優若靈公之淫縱侈慢豈素拊循其民者耶靈公無道平民之所以

有陝郊之危奉天之急也較之代德二宗播遷之事猶為有異而文公靈公張大其事

此言二公遽自避位甚已之辱而起民之怒毅然避位以動其怒其動民之本

既雜而不純矣君臣本是天機而二公以私意激民則是雜以人次故衛國之民天機雖動為

公以滅刑叛晉人機亦隨天機其事在下文馴致其患漸致民心離叛之患公孫彌牟

反竊是機以拒出公其後循出公無道國人逐之出公使祝使憚如

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蚤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公孫彌牟

公不致入師還立掉非文靈動其機者不端不端謂雜以人偽也詎至是耶衛

公彌牟文子若也亦以人偽蔽之以人蔽天猶可也為民而怨其君者是以人亂天不

可也動民而雜以人者是蔽者其天尚存昌閉者有時而開方開之以天而

遽投之以人如二公開人天機而雜以人偽匿邪於根浹毒於髓本原之地為所汨

亂以人亂天吾不知何時而能去也衛之人心自是離橫不復振矣心不受病受病則其

狂不可制真不受偽受偽則其惡不可除陝心之狂陝真之惡果終

無術而不可解耶吁寓有餘不盡之意

秦取梁新里

信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梁亡信十九年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

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士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

乃講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惟而潰奉遂取梁張外寇以脇之蓋其心自不以寓是也欲心方熾而憚心處

生是豈非天理之真在乎

觀治不若觀亂觀善不若觀惡自古及今蹂踐殘賊而終不可亡者

乃天理之真在也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德音唐虞堯舜有天下之

所見皆天陪洙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洙泗二水名孔子所居也符

論縱橫交錯無非此理羅列前左顧右盼應接不暇取之左右果

何自以窺天理之真在哉以其無非天理反不足至於居亂世遇惡

人所見者莫匪橫逆所聞者莫匪詖淫所謂天理疑若殄滅而靡有

子遺矣然橫逆詖淫之中橫逆悖亂也淫慝也詖偏也天理間發如紂

之類時見一班豈非是理之真在歟此方見得天理之不可得我生不有命在

天商書西伯載紂言如此紂之所以拒祖伊也人皆知其託辭也託天為辭以拒祖伊

謙託則託矣然天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紂之口哉見得天理不以紂而亡何

適而無道莊子昧筮篇亦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跖之所以答其徒也人

皆知其託辭也託道為辭以答其徒之問託則託矣然道之一言胡為而忽出於

跖之口哉見得天理不以跖而亡紂身與天遠而口忽言天跖身與道遠而口

忽言道人欲橫論中尤見天理之不可泯噫不如是何以知是理之果不可忘歟結

意盡善觀理者於此所以深致其觀也梁伯溺於土功入本題事土功謂築城也

無故勞民底於滅亡議者莫不指罔民以寇無寇而欺其民曰有寇卒致秦寇之宋自

致駭潰定梁伯之罪是則然矣誠如左氏所云吾獨於罪之中而知天理之

所在焉紂以紂之意人皆以罔民為梁伯之詐心無寇而詐曰秦將襲我吾

獨以為梁伯之良心良心便是天理世之論良心者下論說如良心歸之仁之心

歸之義蓋惡之心歸之禮歸之智信恭敬辭讓是誠實之心未有敢以詐為良心者

也起文勢名詐以良心豈有說乎問曰詐非良心也詐是人心欲所以詐者

良心也民心知城築之非而設辭詐梁伯之版築築城用版故曰版築其自以為

是乎自以為非乎是非二字發明如自以為是必不待罔民以其寇

將至也恐民怨其無必不待罔民以秦將襲我也恐民怨其無惟其

心慊然以為非自知其非而慊然恐民之不我從恐民疲不堪故虛張外

寇以脇之耳所以詐為嗜叛築而不已者心之私也此是人欲之私慊叛築

而不安者心之正也此是天理詐固非良心前應慊獨非良心乎未嘗須臾

離也於此見天梁伯欲心方熾而慊心遽生人欲之中孰導之而孰

發之乎無人道發而自然如嗚呼此段又梁伯一念之慊接十段此

改過之門也

可因此以改過自新

此復禮之基也

可因此以復還天理節文之內

此堯舜禹湯

文武之路也

可因此克念而作聖

聖人迎其善端而推之而廣之而大之

惜夫梁伯

當時不遇聖人如此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善端推廣其勢如此

梁伯一慊方生而遽

繼以詐

詐過而不改反為詐言以罔其民

是猶隕雪霜以摧始萌之草群鷹隼以擊未

翼之雛良心安得而獨勝乎

不能勝其詐心

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

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即有仁義禮智信之良心毀之不能消背之而不能遠

雖下愚不移如紂如跖亦不能泯滅雖甚

無道之人是心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既起有以繼之則為君子

心而不已則為賢人君子無以繼之則為小人

如梁伯繼以詐為下愚之歸繼與不繼而君子

小人分焉

鎖上二向

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語脫

新刊宋大羊曾青生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一 終

